

皇

明

史

概

皇明遜國臣傳卷之二

臣朱國禎輯

兵部尚書鉉公

公名鉉原色目人居鄧州聰敏剛決入辟雍學問愈進除給事中遷都督府斷事官高廟每試以事知其能喜而字之曰騁石藩府有大獄刑官久鞫不能決屬鉉治立具上益喜令法司諸疑獄盡屬鉉建文朝陞山東叅政元年秋北兵起耿炳文戰敗李景隆代將師五十萬駐德州命鉉給餉十月景隆進圍北平敗歸二年四月師再進又敗北兵乘勝追襲鉉在行與叅贊高巍

竝轡南奔五月五日道出臨邑普濟同盟起集民丁固  
守濟南十六日北兵臨城生員高賢寧射書及論曰周  
公輔成王城中堅守不肯下城壞則夜幕藍帛裏以葦  
席葦白如縫若城旋即補築 文皇堰濟水灌城城中  
大懼鉉曰無恐計且破之令人登陴哭而求降出千人  
伏地請命時 文皇在軍甚苦諸郡縣旋破旋堅守至  
是大喜謂諸將曰此中原要會得此可斷南北即不下  
金陵畫而自守徐圖江淮可以得志軍中皆呼萬歲鉉  
則懸鐵版城門上伏壯士圍堵中約候 文皇入城時  
呼千歲即下版拔橋 文皇乘馬徐行車勁騎數人度

橋直至城下比入門門中遽呼千歲版下稍急傷 文  
皇馬首 文皇急棄馬取從馬走走至橋伏發撤橋橋  
不可動乃得馳去大怒麾兵力攻鉉令守陴者辱罵  
文皇攻益急以大礮臨擊城將破鉉書 高皇帝神牌  
懸其處遂不敢擊每隨機應變竭智能禦守盡毀北兵  
攻具累敗之相持三月國卒解捷聞養金幣加布政使  
其父仲明母薛氏年皆八十並與詰封及三代歷城侯  
盛庸代景隆將合兵戰東昌大捷鉉趣朝受賞宋恭軍  
說鉉等曰濟南天下之中北兵今南去其畱守北平者  
類老弱且永平保定雖叛諸郡縣堅守者實多守臣郭

資輩書生公能出奇兵陸行抵真定南諸將潰逸者稍  
稍收合不數日可至北平其間豪傑有聞義而起者便  
宜暑部號召招徠之北平可破也破則北兵回顧家室  
必散歸徐沛間素稱驍勇若檄諸守臣倡集義勇候北  
兵歸合南兵征進者晝夜躡之而公館穀北平休養士  
馬迎其至擊之彼背腹受敵大難旦夕平耳鉉以軍餉  
盡於德州城守既久士卒困甚而南將皆駑材無足恃  
莫若固守濟南使江淮有備北兵不能越淮歸必道濟  
吾邀而擊之以逸待勞全勝計也乃設宴天心水西亭  
犒周辛苦述賦巖歌激發忠義尋陞兵部尚書佐盛庸

軍事北兵既至滄州十月徐凱見擒復命鉉專守濟南  
與高巍賦詩慷慨相對泣廉帥兵往來邢博間北兵以  
鉉故不敢近濟南徑趨東昌辛巳由棗河還戰棗城遂  
略彰德真定壬午春由德州取道東阿汶上直抵靈璧  
至宿州鉉率兵踵其後邀擊大勝於小河中原震動  
文皇幾欲棄師會中官有招者諸將亦請乘虛直進遂  
督兵渡淮盛庸連敗不踰月京師不守鉉擁殘兵在淮  
南爲人執以獻十月至京故老相傳鉉俘見反背坐廷  
中正言不屈令一顧終不可得剄死罵不絕時年三十  
七父母安置海南男福安年十二發河池編伍康安七

歲充匠尋戮死

一曰福昌

家屬發教坊司二女終不受辱

上聞曰渠竟不屈耶赦出之皆適士人鉉以非常之才  
臣難殉國遭天命已改志不克就然剛毅果敢之氣耿  
狀激烈不可屈撓自其蚤歲受知 高廟已負託孤寄  
命不奪之節乃卒以烈誠奇畫震耀今占 文皇每對  
羣臣特稱其忠焉

忠節錄曰李文達天順日錄記鐵鼎石歿義甚烈三公  
皆鄧人也故能知之王文恪紀聞謂公歿後二女入教  
坊數月終不受辱有鐵同官至二女爲詩首章所謂今  
日相逢白司馬尊前重與訴琵琶不知同官者何人乃

敢以此語聞上乎第二章所謂春來雨露沃如海嫁得  
劉郎勝阮郎亦似已嫁後詩也立齋閒錄云公於三十  
五年十月十七日遇害于福安發河池千戶所充軍父  
仲名年八十三與母薛安置河南一女四歲發教坊似  
與文恪少異二詩或出好事之口然當時以罍石非內  
朝臣雖數窘上且不屈而尚未至族誅

朱史氏曰歿節諸臣其家屬一經發配如投黑井或沉  
或爲蝦鼈所弄同歸于盡皆當暗垂淚付之瞑隕乃好  
事者捏出鐵女二詩讀之嘔穢欲吐女不幸而收又重  
不幸遭此枉誰爲明之者前錄所辨最妙其餘教坊諸



語皆削去降于擴清有功。建文諸臣多矣。

兵部尚書齊公

公名秦深，水人，初名德洪。武二十年，發解應天。明年進士，歷禮部主事，會雷震，謹身殿。太祖將郊廟，擇歷官九年無過者陪祀，德與焉，賜名秦。時上年高，皇太孫叅機務，召與語，甚悅，曰：「此經濟才也。」三十年陞兵部左侍郎。明年進本部尚書。上嘗召秦問邊將姓名，歷數無遺，又問諸圖籍，秦出袖中手冊進簡要詳密。

上大奇秦，是年閏五月受顧命輔。皇太孫時，諸王皆尊屬，擁重兵，專制地，嫌勢逼，遣詔諸王臨邸中，毋奔喪。王國所在，吏民聽朝廷節制，諸王不悅，謂此齊尚書。

言於新君矯。皇考詔問我也。比燕王入臨。至淮安。泰請急出符勒歸國。泰嘗使燕得厚餽歸而上于朝。上嘉之。益倚重。遂與太常卿黃子澄建策。凡諸王有罪。輒除國泰。以燕王英武志廣氣剛剛者。易挫加以不執之事。孰信其誣去之。則其餘自警于澄。不以爲然。于是迫周王權還之。雲南徙代王桂于邊。執齊王搏。因之。湘王柏闔宮自焚。降岷王。檄爲庶人。圍燕王宮。符下甚急。燕兵遂起。泰慷慨任兵事。建文皇帝得自寬。日召學士輩坐便殿。議行周官法度。泰請削燕屬。藉移檄聲罪。致討或難之。泰怒曰。名正言順。敵乃可克。衆不能奪。時諸

老將惟耿炳文郭英尚在而炳文子尚主最親英在  
太祖時未嘗特將遂拜炳文平燕大將軍自遣東會兵  
五十萬進征北兵以誅奸臣爲名疏請發齊泰黃子澄  
等付臣訊究不者進兵赤地千里時尚遣諸王監督諸  
軍泰以谷王穗漏師先遁又慮遼寧二王近燕爲變皆  
召還遼王汎海至寧王竟不至炳文既敗使李景隆代  
泰極言其不可任 建文皇帝直以門第肺腑至親且  
空言班班遺之師大綱四年北兵日逼至淮泗謫泰與  
子澄官求解兵李景隆亦書于燕謂齊黃屏竄避荒可  
息兵歸藩燕王曰此給我也不聽進益急尋召泰未及

還金川門失守建文遜去泰追之不及至廣德欲往他  
郡起兵興復所乘白馬慮人識之乃以墨塗馬旣而行  
遠汗流墨脫有見者曰此齊尚書馬也遂被執送京師  
不屈歿之籍九族從兄弟敬宗等皆歿叔時永陽彥等  
請戍兒甫六歲給配赦還今其子孫猶存故居爲舖舍  
人猶稱尚書舖嘉靖中知縣謝廷蒞爲祠祀泰稱中山  
院已酉尚書海鹽鄭曉至溧水造泰祠見其五世孫  
裕卽六歲兒之後也

史氏曰齊尚書居奸臣之首旣以不屈死夷族矣然  
與胡少卿之子傳福皆六歲發配可見族夷固未

嘗及幼丁也乃萬曆十二年御史屠叔方請赦諸臣外

親得 旨允豁而首曰除齊秦黃子澄外若有斬焉者

其閭臣所儼乎抑 御筆所墮乎

閭中舉嚴鴻閣舉用  
御筆用朱余勿

勿未及  
考為恨計 神皇英明未必考據到此當國者申文定

又非刻薄之人且元年之詔豈獨不聞為何着此一句

反覆思惟終不可解後十四年吾友徐若谷知深水縣

若谷名良彥新建人戊戌會魁知縣徵入為御史巡  
按四川陞副使入為太僕少卿會都御史廷撫宜府取

的高齊承恩衣巾奉祀仍謄書當路悉請赦外親之戍

興州衛者其言曰齊司馬始受顧命之重終守殉難之

節罪雖莫赦心實可原方孝孺之面觸 文皇也而赦

鐵鉉之幾危 文皇也而赦齊黃之罪何獨不可蒙赦也况 皇上登極一詔表忠有祠春秋有祭業已蒙恩一視矣乃司馬雖獲原于既死孫枝雖溢錄于費宮而司馬之外戚遺戍如故何司馬之罪可原而司馬之外戚不可原邪乞慨疏云云疏竟寂然均一憐忠均一報忠於曠蕩中微有叅差天平人也安得起九原問之

太常卿兼翰林院學士黃公

公名子澄初名湜以字行改字伯淵袁州府分宜縣人少從邑人歐陽貞受易周興學受尚書梁寅受春秋博學負俊聲嘗賦寒江把釣圖詩云風攪蘆花雪作團扁舟隨處足盤桓榮身不用千鍾粟度日常消一釣竿秋乃數聲天地窄遊遊湖海水雲寬絲綸直下三千尺願得鰲頭與世看洪武十七年鄉試第二明年禮部第一揭榜五色雲見廷試第三授編修陞修撰東宮伴讀累官至太常寺卿建文爲太孫一日坐東角門屏左右召子澄謂曰諸王尊屬擁重兵奈何對曰諸王僅有護



兵纔足自守萬一有變以六師臨之誰其能支漢七國  
非不盛卒底亾滅大小強弱之勢不同順逆之理異也  
太孫喜曰茲事終依先生吾無慮矣既卽位命兼翰林  
院學士與齊泰同倚任謂曰先生無忘東門之言頓  
首應曰不敢遂出與泰議削奪諸王兵權泰欲先圖燕  
子澄曰燕王素孝謹不可誣周齊岷代在 太祖時每  
以不法督過何況今日于今作過必先周王周易取耳  
燕母弟辟如手足剪一則墮若先議周罪燕必來救  
以連坐泰曰甚善時燕世子及兩郡王俱在京泰欲  
之子澄不可曰彼知而先發有名不如道歸 坦

懷無疑也乃白建文先使李景隆襲執周王勅燕議其  
罪王上言若周王所爲形跡曖昧幸念至親曲垂寬宥  
如其顯著 祖訓具在臣何敢私伏望 陛下體 祖

宗之心廓日月之明施天地之德 建文覽之惻然謂

事莫若中止二人爭之未決趨出相語曰縣官婦人之

仁今事勢如此安可不斷明日入言曰周王已獲可慮

者獨有一燕擒燕則大事定矣燕王出塞有功威名日

盛及今不去後難圖也建文猶豫且曰朕在位未久連

去數王何以自解於天下燕亦疑懼稱病不出子澄曰

成大事者不顧小信因其久病正天與之時先人者制

人此之謂也 建文曰燕智勇善用兵雖病恐猝難圖

宜更審之乃以備邊爲名出兵開平諸鎮及更置北平

守臣伺府中事日急北兵遂起以索軒臣周公輔成王

爲言一云去建文年號惟用甲子考 文皇雖起兵屢

上書稱臣稱陛下豈有去年號之理惟入金川門及耿炳文諸將相繼敗北 建文

憂之召問于澄對曰勝負兵家常事今天下富盛兵彊

糧足區區一隅豈能當天下全力聚兵五十萬四面並

進旦夕且成擒矣遂薦李景隆爲大將代炳文景隆尤

驕佚妄自負文武才臨行于澄授以策依違而已退而

悔且憂之既戰輒敗棄其師遁還京又赦不誅于澄請

正罪哭且評曰景隆出師觀望懷二心不亟誅何以繼  
祖宗厲士卒練子寧亦執景隆於朝且哭且數請誅之  
皆不聽江淮諸將連敗于澄拊膺慟曰大事去矣錯薦  
景隆悞國萬死不足贖罪賦詩云仗節曾登大將壇貂  
裘遠賜朔方寒出師無律真兒戲負國全身獨汝安論  
將每時悲趙括攘夷何日見齊桓尚方有劍憑誰借哭  
向蒼天幾墮寇北兵至淮上 建文不得已逐于澄及  
秦且密使募兵而以竄齊黃使告燕 文皇曰此緩我  
也請悉召平安盛庸吳傑師還即已 建文爲遣少卿  
薛巖求罷兵又不許兵抵江于子澄奉密詔携妻許氏

四子珪玉潤澤由洞庭微服至蘇州與知府姚善倡義  
勤王善乃印造黃冊編籍崑山珪爲道士更名玄微守  
譜籍玉爲里正更名彥修守室家約善同歿國事善又  
上言于澄才略足捍國難不宜屏棄閒遠以快敵人乃  
亟召于澄未至金川門失守賻急太倉武士湯華縛詣  
京師屢挫不屈稱殿下左右呵之抗言臣知殿下以兵  
力取富貴不知殿下卽此位若欲用臣是不欲以綱常  
治天下乎 上解顏曰聞卿博學善讀書不比方孝孺  
執迷朕將悉赦若罪曰經史桑翰治世所用亂世將安  
用耶況富貴瞬息何足重輕殿下向來悖謬不可爲訓

忍子孫有效尤而起無足惟者 上變色曰此天命有  
在聞汝欲借兵日本勝我果有之乎曰 皇祖起義兵  
定天下生殿下勇力冠世托東北大藩永衛王室北狄  
胡塵不能往靖而反內噬若臣引夷內攻與殿下逆謀  
何異 上曰此細人言不足信朕亦不以此罪汝今以  
魏徵趙普不足學則迂甚矣今引江西所錄族人從子  
一福富遠輩六十五人妻族外親三百八十人齊至哀  
號震天 上謂曰朕知汝必不爲我用當認何罪責書  
於紙曰混本爲 先帝文臣不職諫削藩權不早以成  
此克殘後嗣慎不足法 上命截其手曰汝雖不入島

夷足跡已至海上復命截其足牒成年五十三族人無  
大小出江西者皆斬獨彥修爲崑山音語充解役收骸  
骨江行夜藏焦山一愛妾在繫所爲紙碑祝之忽一日  
晝雷大風發以覆其主去又數年會漢王高煦謀逆  
上乃追思公言削漢護衛徙居樂安州謂侍臣曰卿等  
謀國勿以黃子澄臨刑語爲諱於是路防稍弛携歸欲  
葬江陰君山黃歇墓側守墓者不容歷嘗熟皆不可至

洪熙元年七月十二日葬崑之馬鞍山御史劉璉

璉字廷璉

山人永樂十年進士任御史陞山東參政贊宣府軍  
百德十年加戶部侍郎督邊儲轉左仍兼巡撫累陞  
秉燮庶事公勤廉謹在邊數年始終如一日凡以首  
上老必審論云果陣中獲於何所遇敵力戰何狀人

無敢言賞者其後都御史李秉督邊悉依理法景泰二年致仕卒於通州不能歸遂卽其地葬焉天順三年秉文升盛恭政山西奏璣在邊年久保障有功乞為立傳

真

是

朝廷建官

諭祭還葬崑山

為立傳

銘曰天生忠臣孝之力天植綱常歿之力天祐眷屬友之力藏銘于中萬年出萬曆初其孫黃熊與蔣乾同以

上冢酒醉爭地致訟還舊山登祭忽地中聲如雷化青氣一道上冲從西北去又裂一潭見劉御史舊志驗實上聞表墓立祠宇其在分宜葬者亦曰馬鞍山國初舉發革除之黨者亦曰蔣乾人皆神之兩地各以裔一人主祭時萬曆四年也熊亦博古為人所重吾學編云一



子走易姓名爲田經遇赦家湖廣咸寧後復姓有黃表者字汝明中正德辛巳進士

朱史氏曰北平兵起願以齊黃爲主名坐曰亂攻曰奸臣且違 祖訓訓兵待命夫復何辭然請以建文時勢籌之上承 高皇之重下值親藩之彊主父偃之策迂緩何及于事火在眉尖非優容卽削奪不過兩端抑事有未易言者周王悻詩嘗棄國走鳳陽秦晉二王數以失德譴責甚至召還此皆 孝慈親生子也當 高皇時已恬不知畏何有於建文乃 高皇可以父道訓建文不得不以君道臨何者 高皇先天而天不違者

也患在外不在內草昧之基骨肉間義不勝恩 建文  
後天而天不可奉者也患在內不在外極重之勢堂陛  
間恩不掩義而 文皇以天挺之英名則叔父彊則幽  
燕威名既重羽翼暗成直馳皇道其何能堪重以告變  
紛紛南之圖北北之抗南勢所必至而勝敗存亡之機  
已豫定於冥冥之中矣二公受建文知遇秦既親承  
顧命黃亦先有成言畫策自當如此若一主優容人心  
難厭究且陵夷終於亡國此在暗劣如漢之桓靈甘心  
受制謂仁明之主彊力不二心之臣肯泯泯爲天下萬  
世笑乎君可逃逃之不可效之臣則盡心焉盡命焉又

盡族焉道如是止矣若輕着口角有悞國失策罪魁之  
語此又與于陳瑛之甚者也 文皇亦且震怒矣

贈同里劉醫士歌

世人欲學醫國手今人不見古人有古人已遠可奈何  
力追猶落軒岐後四時錯運六氣淫窳箝部屋多呻吟  
眼前盡是學醫者到頭蘇息誰關心宜春劉君故鄉客  
京國相逢舊相識囊中賸貯活人方住市懸壺不盈尺  
夜來疎雨敲梧桐爲言歸思生秋風侵晨過我揖我別  
行李便逐南飛鴻嗚呼上醫不可見搔首乾坤淚如霰  
還家種杏蚤成林宋清當有河東傳志云其詞跌宕奇

絕讀之快然借其時無有收輯之者今方孝孺正學集  
練子寧金川玉屑集皆盛行而子澄文章泯滅尺牘片  
語流落人間氣焰光華固不必多也

初見梁寅令作枯梅詩賦曰百千年樹未爲枯三五個  
花何太疎聞道石門春意動不知曾有暗香無寅奇之  
攷黃之先世有名嘉者靖康初爲太學生從陳東伏闕  
上書請誅蔡京及用李綱退詣開封貴府尹王時雍曰  
初見獻熙豐十事將喜君有爲乃今姦邪如此時雍唯  
唯執政者見嘉輩論事曰諸公日止食國家二升米耳  
吾徒有愧多矣後終廉州司法叅軍

禮部尚書陳公

公名迪字景道宣城人曾祖巨卿元江州路總管祖宥  
賢國初從征有功調撫州守禦百戶因家焉父仲康嗣  
百戶迪幼個儻有志操洪武八年薦辟爲郡學訓導嘗  
爲郡草萬壽賀表 上覽而異之十二年薦召編修十  
八年陞侍講豫修大典二十四年陞山東左叅政捕蝗  
弭盜民德之二十七年內艱奪情起服明年陞雲南布  
政使諸夷煽亂率土兵擊破之賜金幣 建文皇帝卽  
位改官制定六部一品徵代禮部尚書鄭沂北兵起上  
疏陳大計請擇大將知兵者委以成功李景隆方視師

極言庸暴不可用二年知貢舉水早有旨集議迺言刑  
獄未清宜勅法司擇公廉仁厚者分詣郡縣審覈獄囚  
無令久淹致傷和氣又言逃民宗業既喪且畏逋負夫  
今不卹必嘯聚爲患宜使有司招徠其不願歸者聽附  
籍暫免差役皆從之三年加太子少師辭兼俸李景隆  
及諸將屢戰敗受命督軍儲過家未嘗入聞變卽赴京  
師 文皇繼統召迺責問慢罵不屈與于鳳山丹山等  
六人同日就戮將刑鳳山呼曰父累我叱勿使言罵不  
絕口割鳳山等鼻舌熬熟與食問迺好否曰忠臣孝子  
的肉香美無比益唾罵俱凌遲成旣成入於衣帶中得

詩有曰三受天王顧命新山河帶礪此絲綸千秋公論  
明于日照徹區區不貳心又有五噫詞並悲烈蒼頭侯  
來保拾遺骸歸葬縣計家橋姻戚之連坐者掘而投諸  
湍幼子珠生五月乳母芮蔭置溝中得免八歲爲怨家  
所訐 文皇特宥宥詔戍撫寧尋徙登州爲蓬萊縣人  
洪熙初詔釋迪宗姻戍邊者還鄉給產業成化壬寅郡  
人祀諸鄉賢祠甲辰郡守涂觀復於迪故居立祠祀之  
後湮廢嘉靖乙未驗封郎中李默謫判寧國復置祠祀  
郡人私謚曰靖獻教美贊曰江漢之水濯濯精靈不瑞  
於物鍾爲詰人畫英翰苑人文有紀天馬行空一日于

里乃叅東藩乃伯南詔政懋師和匪舒匪放天子曰都  
宗伯汝諧直哉惟清上副虛懷痛泣流涕昌言時疾宮  
保峻秩臣何敢有與錢如餘臣死臣職方練同歸青天  
白日宛陵大節百世惟公嚴祀在郡尸祝曷窮時有本  
部侍郎黃魁行高古有文學習典禮與迪共事相善亦  
不屈死有言魁廵某地 太宗詔至力拒欲起兵被縛  
去死者乃黃彥清非魁也迪四世孫鼎

按使陳公

陽字文相號大竹弘治乙丑登第授禮科給事中竊摩



愷子倖舉鄉試會流賊起條陳弭盜機宜與巨璫爭捍  
不屈坐事繫獄罷歸嘉靖改元詔復陝西叅議撫治商  
洛時逆賊猖獗聲震三輔督兵平之擢副使兵備延綏  
番夷叛化三十餘年比至撫循有方所在寧帖及處哈  
密事竣摧浙江按察使尋陞應天府尹未任卒于其學

尚書陳公

其學聰慧博聞強記嘉靖甲辰進士行人沈靜自守太  
宰許松臯甚重之丁未選御史彈緹帥陸炳擅作威縱  
諸較乘傳驛發道路自立錢法禁切民間至于罷市又  
使私人徐某結京山侯崔元專擅鹽利有詔下徐某獄

責炳元各對狀事雖得釋而權姦凜然敬憚戊申按兩淮鹽法增通秦之堰清過淮之稅減餘鹽價值勅總兵李某縱容羣盜奉御王某沿塗侵擾疏呂梁洪夫額設之濫及河漕二大臣遷轉之非 詔皆九之庚戌陞陝西僉事榆林叅議五載秋防邊境無事尋以副使備兵肅州時哈密諸夷爲亂出嘉峪關三百里直抵墩煌防其猖獗乃定陞本省叅政守花馬池尋山西按察使晉僉都撫大同苗俺答兀慎入犯左衛督將軍劉漢等破走之癸亥陞副都撫山西適大虜入中部洛川等處叅將孟鸞戰捷斬首百餘人先是韓藩歲祿已六萬而宗

室日繁漸增至十二萬歲額不及其半積逋且六十萬至是奉國將軍融燭等百四十人至會城大譟檄藩司借帑金四萬七千分給之又疏請甬贓罰鹽鈔年例課稅諸銀以賑其急并列其狀得旨悉如議廢融燭爲庶人燭不受詔逐遠者且執平涼知府祁天敘殿之百姓恇擾競言諸王子反徐戡定正法尋以本官總南京糧儲請本折兼牧民尤稱便陞戶部侍郎改兵部左總陝西軍務考績陞右都兼兵左總督如故虜大舉寇花馬池禦之斬獲三百七十餘人會別部有所亾失歸待勦事自卽以原官總宣大逆人丘福等入犯弘賜堡趙

總兵迎戰敗之斬首一百七十八召理戎政復陞南刑部尚書尋致仕久在邊習虜情偽戰守相資多所斬獲歸家勅大忠祠以祀少保京兆市田以同學較屢薦加賜存問萬曆甲戌卒年八十餘謚恭靖子琛官生太守

侍郎卓公

公名敬字惟恭浙江瑞安縣人後徙滄州少讀書十行俱下終身不忘七歲有異人相之曰此奇兒也惜血不華色耳性至孝晨昏定省雖遠不廢讀書寶香山夜歸值風雨迷路望遠微有火光尋之乃小院見一老叟與僧帽不受求歸與一牛騎而行到家則黑虎也洪武戊辰進士拜給事中好直言或以大剛則折爲戒曰吾知盡諫職耳禍福非所計也時諸王在宮中服飾與太子無辨一日乘間言于上曰朝庭視效全在宮中此紀綱所先今陛下于諸王不早辨等威而使服飾與太

子埒嫡庶相亂尊卑無序何以今天下 上曰爾言是  
朕慮不及此他日與同官見適八十一人 上命改爲  
元士事以六科爲發政本源又改爲源士後復稱給事  
中庶宗人府經歷陞戶部侍郎建文初燕王來朝敬密  
奏曰燕王智慮絕人酷類 先帝夫北平者強幹之地  
金元所由興也宜徙燕封江南以絕禍本夫萌而未動  
者幾也量時而爲者勢也勢非至勁莫能斷幾非至明  
莫能察 建文覽奏大驚袖之翼日語敬曰燕王骨肉  
至親卿何得及此曰楊廣隋文非父子邪 建文默然  
良久曰卿休矣事竟寢 文皇卽位責敬不奉迎曰此

非前日奏裁諸王者耶敬厲聲曰若用敬言王安得至此  
文皇怒欲殺敬憐其才且曰奸臣欲害朕敬止欲  
徙朕內地耳繫獄或以管仲魏徵事勸敬不聽姚廣孝  
名僧有重名敬每輕而抑之銜甚曰昔吳王不殺范蠡  
而蘆卒沼吳王衍不殺石勒而勒終殺衍 陛下所藉  
爲重全在地勢使敬言見用一至江南直囊中物耳豈  
有今日哉 上猶使中人諷之堅不屈歿臨刑從容歎  
曰變起宗親略無經畫敬歿有餘罪神色凜然經日猶  
如生夷三族 文皇嘗曰國家養士三十年不負其君  
惟得尊敬一人敬有高世之才立朝慷慨英偉美丰姿

善談論凡天文地理律曆兵刑皆能究察詩文峭拔磊  
落著凡五十卷遺書發明周子通書邵子經世之學又  
若干卷宣德間門人黃朝光作年譜行狀後朝光子養  
正携小像求侍講劉球作傳球稱其與爽齊當並不朽  
私謚曰忠貞江陰高賓前知瑞安得其像傳于毀軸之  
中副使李夢陽又槩作小傳云

朱史氏曰卓公爲建文效死忠義不必言然最初論諸  
王服飾當辨後言燕當徙封又究心周邵理數之學此  
其學問識力青田之後一人乃姚少師以舊怨激使必  
殺夫當日迎則生不迎卽死公之死計已決

墓自



然不容卽委曲宣諭必抗必死何藉于激少師智人也  
固惓惓于方正學矣何獨于卓繼此心多此口人不可  
無學學儒則仁義學釋則慈悲少師所學何事佐 文  
皇取天下誅殺慘夷旣不能救又益薪焉卽溥洽之請  
亦在屬纊之時豈慈心至此始發抑恩怨大重英雄本  
色固然 文皇又可達不可拂湊成此殺運耶

侍郎張公

公名曷澤州人洪武中舉人材累官刑部侍郎二十八年四月轉左 建文皇帝初卽位諸大臣言周代岷谷湘相繼告變藩國所在宜簡精強謀畧有威望者爲守臣岸歷推曷出掌北平布政司事與都指揮使謝貴並受睿命未幾詔讓燕 文皇皇恐遜謝衆疑不測曷貴方在部署覘朝命爲緩急符屢下乃列兵防守王城文皇稱疾不出長史葛誠伺內事報曷謂王實無恙曷且信且疑謀甚閎皇惑無措領兵備已嚴覲王府在階甗中不甚加意也張王朱能請 文皇起兵 文皇曰

曷貴是主謀非計擒二人不可建文元年七月六日會

朝廷遣人坐名逮府中官較 文皇盡縛置庭中召曷

貴入付之二人猶與未敢進 文皇促南使者急趨之

二人謂 文皇實窘不得已應朝廷命獻出腹心人以

自解免且倉卒中連聲追呼遂入至端禮門為伏兵所

縛一曰較計 文皇擲杖起立曰我何病為爾輩所迫

耳曷不服灰之屍得還葬一曰燕王以三千得還稱疾

言寒亂或臥土壤或葦作彌日曷等嘗問疾殿中 文

皇棟紅爐猶呼寒曷嘆息而出長史葛誠密語云非病

也不得干 上故耳曷弗信防益懈王布置既定乃稱

疾愈府僚三司畢賀尚扶雙杖臨朝遂賜宴酒醑進西

瓜今較拳碎之以進已而曰冰去不堪取刀剖之於是

病亟伏兵盡出梓屏下擣扶曰我何病為爾輩奸臣所

通耳聞不服遂斬之以降。按李氏之事其于寧王亦  
然當日兵謀已定各官皆人掌握中安用以瓜為號  
支皇即稱病何至奪食市中。曷初至北平以吏李友直  
以地漏日總謂之小說可也。

機警寄心腹令察府中動靜友直輒先事泄曷謀以故  
府中得為備曷歿權友直北平叅議渡江後族曷家株  
連親戚法司以程亨等五人見。太宗曰張曷之親與  
鐵同頑直須爐冶耳引出生燒之疎遠及里人並戍邊  
一子得避脫。文皇屢夢曷被髮為厲山焚其屍面色  
如生曷家祖墳在水南去城東三十里洪熙元年詔曷  
戚屬戍邊在家藉一人餘悉縱還正德十五年知州馬  
汝驥立祠祀之。

僉事湯公

公名宗未詳何許人爲北平按察僉事上言北平按察使陳瑛密受王府金錢有異謀遣瑛謫廣西文皇入京卽召瑛還窮治建文諸臣多坐夷滅恨宗尤甚捕至宗歿之

三長史

附盧震

葛公名誠以進士爲燕府長史建文卽位燕王使誠奏事京師覘朝廷所爲上召問府中事情誠不敢隱遂密有委托使爲內應誠許諾還燕復命王覺其詞色有異淺疑之一云曾諫止王佯病瘧暑中四圍皆著火猶

自言寒官司入問疾皆懼危篤獨誠知王以朝廷猜嫌不自得有所托私告曷貴便勿信又使人上受會燕遣人奏事齊泰等言于上執之既成獄卽發符逮燕府官屬而張曷謝貴受客命糾誠與護衛指揮盧震爲內應既擒曷貴粹誠震下殿斬之後族其家

龍公

龍公名鐔字德剛萬載人洪武十七年貢爲國子生授浙江按察使以累左遷長洲知縣尋陞晉府左長史北師起朝廷徵兵于晉鐔引大義力主發兵燕王卽位械鐔下獄不屈成有收其遺骨得所自書贊曰捐生固殞

弗事二主別父與兄感動肝膈盡忠爲臣盡孝爲子二  
端于我歸于一所衣色形骸復還故土今其家書遺草  
及諸哀輓猶存

石公

石公名撰山西平定人洪武中爲寧府左長史靖難兵  
起諸郡縣皆下撰在大寧言于主將獨嚴守備上怒  
攻拔之得撰不爲屈遂支解而死

伴讀余公

公名逢辰字彥章宣城人或曰鎮江人爲燕府教授陞  
伴讀北兵未起逢辰頗聞其謀遺書戒其子自分必死

起兵時逢辰泣諫不從歿之

文學杜公

公名奇北平人燕王初起兵欲廣置羽翼下令境內舉賢良方正有司以名上奇極諫當守臣節王怒立斬之時方急兵事未暇逮其家及卽位乃族



侍郎徐公

公名應字宗實以字行黃巖縣人穎銳豪邁弟宗茂宗原皆有才質自相師友又從永嘉彭庭堅遊學益充慨然有經綸天下之志慕范文正每誦先憂後樂之語元末登居永嘉授徒自給大學士黃淮出門下性嚴毅教務實理不尚浮詞諸士咸知振勵洪武壬戌聘入京數奏剴切授以風紀職辭除銅陵尉請歸迎母就養上怒謫役淮陰爭延致爲師尚書楊靖率先受業未幾召還教駙馬胡觀嘗講中使援例設駙馬位南向師席于階上東向公毅然曰師嚴道尊然後民知敬學豈以我

布衣故誦師道哉引駢馬位使下明日位如前拂袖出  
貽書責以三事大義及富貴駢人之說觀爲下泣執弟  
于禮 上嘉之復命梅王二駢馬訪論稽古屢王文衡  
號稱得人作鏡歌題偃女圖 上聞而喜陞蘇州通判  
奏發粟二十萬賑饑當春暴漲興治水之役上官以爲  
妨農欲止之力言它役可以妨農止水不退則田不可  
耕妨孰甚焉且有田者量募貧者得食佚道使民夫豈  
爲勞其年水旣得通田亦大獲郡乘載節婦王氏屬邑  
有樓貞婦請旌禮部以前朝事難之公曰武王封比干  
莫非前朝耶遂著爲令海州有女未嫁而夫死者歸夫

家成喪剪髮自矢請旌以未及格爲疑上言立志卓異  
非尋常者比從之太守李善馮可大用擢兵部侍郎使  
兩淮以過家稽賈左遷尚寶丞不數月復官上十事皆  
切時要與諸大臣議侃侃不相下頗爲所嫉上獨知  
之其使淮浙便宜行事工部需銅數千斤毀銅佛以生  
易之先爲文告曰佛以慈悲爲本今官民迫切勿謂  
真慈悲也因得足數密遣族風回翔而去異之  
湖災上有數尸伏其下衣囊中得梭布小印戒所勿  
泄給言部劄買布甚急且溢其價應者雲集窺驗得  
衆驚以爲神浙西郡庫與寺僧密通庫焚坐僧失火

番庫多桐油嘆曰非僧罪也取油置日中晝而火發僧  
遂得釋北兵起奉使集兩浙義勇又明年北兵入京家  
因以獲終不少挫卒年六十二

一云

文皇繼大統乞  
惟許之歸家謝客課子

原越二載良可拘囚獄詞奉運至京  
得疾卒於邸垂絕侃然之氣不少斲

尚書張公

附毛公

公名統字昭季富平人父月川文行著名統洪武中舉  
通經爲東宮侍書才識過敏、皇太子器重之十二年  
冬陞通政司左參議試左通政十五年雲南平擇守臣  
改右叅政陞辭 上賦詩二章以賜歷進左布政使凡  
土地貢賦法令條格禘祀公廨上下典禮經費程度悉  
統裁定夷民乎說遠邇莫安是時雲南富賢董倫王景  
韓宜可輩不問識不識皆厚恤之以故遷謫至者如歸  
二十年秩滿入覲治行爲天下第一賜勅曰唐虞之制  
外樹州牧侯伯莫韓民居人樂雍熙載諸方冊雖不備

述亦畧見焉當是時才良並出所命皆賢所以君有易位法令不更諸侯列土千歲亾異阡今不然導善弗從縱欲如流朕起寒微出望外統天下竭氣語疲精神論人爲善從者罕焉何其艱哉西南旣平爾統撫守實先今五年矣言出則蠻方耳入令布則人信心孚功出九州十二牧土朕不待考而知茲復命仍泊汝往欽哉朕宴及道里費統治雲南旣有次第乃設廟學立公廨錄上勅諭三侯及諸武臣所以經理蠻方者藏之廟學而其端曰書具六禮雖兼著臣言皆君道也故一代漢功烈必言命言天而臣奉承之洪武辛酉歲天兵西

下雲南自興發之始暨莫定之後神機廟算出自上裁  
有詔有勅或諭大將或諭守臣莫不明見萬里綜理微  
密所謂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務虞書以典命篇釋者  
謂冊在几上象尊闕之意臣統謹按故事再拜錄藏于  
文廟之尊經閣上嗚呼西南之地方數千里皆山林幽  
昧種類龐雜性如飛走易惑難化仰惟創業之君輔運  
之臣風雲際會於一時而威德周西於四表故能技之  
斯中取之斯獲豐功偉績如是神也于以見聖人經營  
之勤睦焉西顧者屢矣詩曰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逸  
不忘勞安不忘危敢告後之君子二十六年再朝褒賜

如前三十一年召爲吏部尚書滇人如失父母時建  
文新立旁求遺逸日集閣下率命統試鑑議精絕名富  
其材會修太祖實錄被旨試翰林編纂官考第高下  
得楊士奇策喜曰此用世才也奏第一授吳王府審理  
副文皇既立仍其官因錄中朝奸臣二十八人統與  
其數既迎附赦爲尚書如故與戶部尚書王鏡並召曰  
卿等皆老矣可解職務月給半俸居京師統出遂自經  
吏部後堂成統嘗爲雲南公廨記曰公廨廣三十七丈  
袤百丈有奇段氏時稱東府元爲行省皇明底綏蓋  
方以洪武壬戌戡定雲南就置布政使司屋宇階庭雖



有成績較之華夏則規模差陋惟堂與寢製頗精緻旋  
築累節軒翔峻起但歷歲已久柱傾瓦漏者屢矣周廡  
之外儀以重門功緒甚略意精者其舊貫而曩者元之  
改作也東墀左右司以下西墀管勾廳以下屬寺悉附  
焉統備員以來烏合之徒內訌外叛兵旣未休饑疫隨  
之日不暇給者凡五年歲丙寅始克備材明年冬撤其  
堂而新之正六楹楹圍五尺棟九架而衍其前脊高四  
尋簷殺脊之半以強越二年再治材且因且葺門寢暨  
經歷司始成其外門兩廊仍未易也初今有司計木之  
數與巨細若戶力之盈朒差而賦之轉致不立期一從

其便其與徒也較四州十一縣大之壯者每一州縣均  
作三四番每番期十日乍作乍輟不敢妨其務不敢竭  
其力遷就數踰年而迄未畢工如是乎其艱且滯者何  
哉蓋兵民之役有征有屯有築有餉其大者如此其小  
者未可枚舉故不得已爲是迂拙之政誠不忍更促之  
也竊嘗論之雲南於古爲荒外不治之地山林幽阻民  
俗草昧各種各部如蜂蟻然無教令等威之制無宮室  
服用器業之資生理既不足繫其心又奇險可以容惡  
是以樂縱恣而安悖亂苟束之以法而強之以不能彼  
不信然相噬則歛然而長往矣昔在漢晉雖嘗設官亦

卽其要會而領之隋唐間頗置州郡皆不過羈縻而已  
固未嘗如中國闢井其人也元以四夷氣類相近因而  
撫之爲宜然其勿靖者猶爾也是以志烈之士非不欲  
草薙而禽獮之顧其勢有所不行亦喋斷久之乃已徐  
而思之有如耐饑渴習霧露乘高走險殊歎而不顧者  
乃其所長然而性多荒惰暗事權素無節制之可守難  
則易合亦復易離智者察此則知所以制之矣必有人  
焉才兼文武而道濟方域曰德曰威曰廉曰信兼此四  
者而事不定人不安吾不信也故常無事則宜佚蕩簡  
易寬小過守大綱如班定遠之言或有姦賊則乘其未

滋霆衝電激指的而中之以懲其餘斯亦攻心伐謀之大端夫如是良怖急者可赫下伏矣敬告來哲誠不知所以裁之洪武二十三年庚午閏四月十有八日尹直贊曰亦粵太宰赫赫桓桓蚤舉明經歷掌演箚于戈甫定百廢具完民夷信服遠近奠安治行第一乃嚴百官品裁允當知人匪難旣造國凶智力莫殫自經自靖節重泰山紛紛鄙夫苟生何顏

侍郎毛公

毛公名泰建文元年代王謙爲吏部左侍郎蹇義爲右侍郎秦文章政事皆優所與交者並中朝俊彥北兵起

敷上封事條方略張統歿秦亦歿或曰卽毛秦亨也

朱史氏曰張公之死說者不一或曰聞 文皇卽位自

堂上投于地痛哭徹晝夜淚盡繼之以血迨曉竟自縊

一曰投鍾山龍潭妻與二妾四子家僮皆從而誓者則

曰 文皇以改散官事詰責慙懼自縊又云謁 太宗

受勅慰諭最後自經不宜與方錢諸公同歿公死在

文皇卽位後之十六日則前二說似描寫太過不可信

最後賜勅或者通行朝臣非止一人惟散官之詰理或

有之似與烈死道死者異然公之縊與董倫賜罷同日

倫出城數方死尚在可憐當收入 建文遺臣中公又

先之以大臣不容于新朝卽可以見故主分表忠一席  
非過也

侍中黃公

公名觀字淵伯一字尚賓又曰尚觀貴池人初從父贊  
姓許幼穎敏受學元待制黃皞皞死節觀益自砥礪嘗  
築翠微書舍誦讀甚勤遂博通今古有聲名洪武甲子  
貢入大學是歲領鄉薦第一外艱起服仍入監嘗繪父  
母墓爲圖攜以自隨閱之淚輒下辛未會試第一廷對  
禦戎策大要以天道福善禍淫之機人事練兵講武之  
法爲言復擢第一拜修撰日侍 御前數奏明爽 上  
甚愛重每賜顧問命編寫省貪等錄 上以其有政事  
才凡法司諸榜文令觀撰成卽書之又令清理軍職貼

黃兼管註銷諸司案牘侍 東宮講論累遷尚寶卿禮

部侍郎乃復其姓 建文初更官制每部增侍中一員

位次尚書命觀爲之仍掌尚寶司事與方齊並見信用

燕兵起索齊黃時觀草詔極其諛斥四年北兵已迫塞

奉詔募兵上游且督諸郡勤王 文皇已卽位列文職

姦臣罪狀觀名第六先索寶不知所在或言已付黃觀

出起兵矣觀至安慶聞變痛哭謂人曰吾妻翁有志節

必不辱招魂葬之江上明日家人自京齊至言夫人暨

二女同被執有象奴得之索釵釧出市酒殺夫人急攜

二女率家屬十人投淮清橋下死

一曰賽工橋  
今葬其處 觀慟哭



至李陽河間 建文皇帝避位新天子卽位三日矣

朝使索寶來召知不可爲給曰入賀新朝禮當豫習朝服東向再拜投羅剎磯湍流中人急以鈎挽之僅得珠絲棕網以獻命束芻蒙觀帽而到於市年三十九逮姻黨百餘人繫獄 仁廟初悉放還友人柯暹立傳不敢出是後清溪居民時見冠裳者一人攜二三女郎立溪畔人爲公也駭歎立祠景泰中邑人進士孫仁使遺有老卒朱鞞給事公館亦以觀累戍邊者鞞故爲諸生從觀遊仁問舊事且泣且言甚悉其文集尚存泰州儲尚書家天鴈中池人至南京柳林有破棺倚頽垣下詢之

父老咸曰此黃狀元妻女云蓋投水時三人執手如貫  
土人懼有後命具棺將盛以葬後亦不問故置之尹直  
贊曰烈烈侍中學有師承帝擢大魁歷貳春卿國步斯  
棘奉命徵兵兵未入援興華符更自度厥偶志節剛貞  
痛哭江上招魂以盟身遽赴水言友屈平從容慷慨二  
俱可備孰記其事而匿其文其文則匿其名則馨清江  
墓守迂知費池始於學宮西偏卽其故址立祠祀之而  
南京祠亦益拓同時金侍郎失其名建文末年命與觀  
張顯宗王叔英等徵兵江西等處六月南昌左衛百戶  
某縛送京死之有朱進者常州人隨金侍郎往江西募

兵同被縛送又有松江同知不知其姓名勤王詔下同  
知榜募義勇入援極言大義感動人心并述比兵乖恩  
違義 文皇卽位械至京磔於市

葉少師黃侍中忠烈祠記

忠烈祠者祀建文中歿難黃公及夫人翁氏與二女也  
據舊志黃公墓兵江上聞建文君遜國自沈羅刹磯夫  
人 詔配象奴不辱與二女俱沈淮清橋下 溪之居  
民憐而祠焉或者曰淮清橋非夫人歿所也夫人之歿  
乃在賽工橋今葬骸其處祠宜于賽工不宜青溪也余  
曰公夫人神無不在卽兩祠何不可者且賽工僻久則

沒矣青溪通衢過者式焉是可以風也或又曰青溪故  
有小姑祠乃蔣子文之妹亦烈女也謫爲翁夫人耳余  
曰趙宗伯記中稱居民時時見寇窺者携女郎二三人  
立溪畔故就其地構祠僅三楹以時禁未解置土穀神  
藏焉又云顧瞻遺像欷噓泣下則公夫人之有祠有像  
所從來矣非自小姑謫也豈小姑故有祠今失其處耶  
公夫人祠得宗伯而顯又後數年而少宰晉江李公稍  
加飭焉然堂迫于門門迫于街淺隘譁囂登降無所余  
時爲禮官念欲改作而力詘未皇項自留銓攝曹事屬  
署中有所摘發得數十緡并有捐助者貿祠仿民宅一

區輸入祠基址益拓于是鳩工慮材即日從事祠故背  
河改而面之廟貌翼如顏曰一門忠烈客有過祠下談  
靖難時事者輒咨嗟感歎於諸臣之歿若有難于言而  
且引叩馬事爲解余直語之曰無以爲也 高皇帝肇  
造乾坤功德冠千古然而有 高皇不可無 文皇何  
也 高皇艱難開創王業未康繼之者其力難徵 文  
皇則 明尚未得爲明也當永樂時建文之故臣以功  
名顯者不乏人然而有 文皇可無建文之故臣何也  
文皇神謨遠略以守代創輔之者其力易即徵故臣而  
明亦不失爲明也夫天下事視得已與不得已耳 高

皇不可無。文皇則。文皇之靖難爲不得已。文皇  
可無建文之故臣則故臣之事。文皇爲得已昔管仲  
事桓夫子仁其功以爲微仲則不成桓耳而子糾未君  
則仲亦未臣故可以無死夫如黃公輩者死可哉乃婦  
人女子志節皆與公同斯爲奇矣或曰然則。文皇固  
欲死諸臣否歟余曰此亦。文皇之不得已也夫諸臣  
不事。文皇而又不死則固無所置此身矣死之以成  
其是而使萬世知有君臣是聖人之微權也他日曰彼  
食其祿自盡其心蓋予之矣嗣諸臣者從。文皇意也

刑部尚書暴公

公名昭字

山西浮山縣人洪武中以薦舉授大理

司務歷北平布政司叅政二十八年陞左都御史二十九年陞刑部尚書清介有峻節服官布衣麻履而已三十年五月奉旨取大誥條例附載於律名曰大明律詔六月署政平訟理二旂論罪囚上諭昭等曰人言法家少恩此後世用法之過故有是言朕觀唐虞之世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安有是言爾等每論囚引至朕前雖詳其致罪之由然一時裁決恐未得其情自今論囚惟武臣外罪朕親審之其餘不必親至朕前但以所犯

來奏然後引至承天門外命行人持訟理椿傳旨諭之  
其無罪應釋者特政平椿宣德意遣之繼令府部院科  
等官詳加審錄寃者卽爲奏聞無寃者實犯死罪以下  
悉如律其雜犯死罪者准贖建文卽位充采訪使至北  
平知有變亟歸言於朝請爲備北兵起設北平布政司  
于真定昭以原官掌司事與鐵鉉等悉心經營北兵入  
京執之不屈上怒命先去其齒次斷手足罵不絕口  
斷頭乃已



御史大夫練公

公名子寧初名安以字行江西新淦人父信字伯尚嘗  
詩洪武間爲起居注直言忤旨出爲廣德州同知遷歸  
江鎮安二府通判卒官子寧幼即英邁從鄉長者竹庄  
先生游命賦水竹村居詩曰千山暮雨石泉通一夜春  
雷長籜龍稍長與金少保幼相友善謂之曰異日子必  
爲良臣我必爲忠臣過安墓謂余忠宣祠詩曰將軍忠  
節寇荆揚千載精神日月光血戰孤城身已殞名垂青  
史汗猶香殘碑墮淚空秋草折戟沈沙自夕陽我亦有  
懷追國士爲君感慨莫椒蒸洪武十八年會舉入對

上發策曰朕稽古名世者惟敬事而畏神人趨事以履  
知涉難以立志日運不息歲運不已雖在寢食未嘗忘  
其所以由是大輔人君福臻黎庶朕自代元統一華夷  
官遵古制律儆舊章孜孜求賢數用弗當其有能者委  
以心腹多面從而志異純德君子優以祿位但能敷奏  
於事束手中才下志廉耻無知身命弗顧造罪淵深永  
不克已彰君之惡若非真賢至聖亦莫不被其所惑若  
此無已奈何爲治爾諸文士雖在建學之秋未博乎庶  
典但能條陳可否則知利鈍既承朕命悉乃心力志獲  
名世在斯始舉必如朕意子寧對曰陛下以得人之

難詢草茅之陋謀之至廣求之可謂切矣臣不知陛下果能聽之與抑姑試之與雖然君以名求臣以實應好言以招禍觸諱以亾身非臣敢恤也陛下所謂敬事而畏神人此唐虞三代命官之語也陛下臨御十有八載孜孜求賢至於數用弗當雖臣亦疑之夫人君之道在知人知人之職在任事君有知人之明臣有任事之責故唐虞用人必數奏以言而後明試以功必明試以功而後車服以庸未嘗造次任之也陛下孜孜求賢而數用弗當者亦察之不詳用之大驟之過也陛下擢用天下之士責望非不深委任非不專然迄無

報國之效何耶狗名而不求實之故也古之用人者必  
其人之足當是任而後用之不疑今則不然以小善而  
遞進之以小過而遞戮之且天下之材生之甚難成之  
尤難陛下既知生之成之爲難又忍以區區小故而  
卽付之刀鋸斧鉞之地哉漢武以英武之資朝奏暮召  
小不如意誅戮隨之以有限之才縱以無窮之誅若此  
無已奈何爲治陛下與天下之學較育天下賢才而  
教之之術未盡故士之成就者未至也臣願陛下選  
師立教求胡瑗之法分治經治事之科歲考其成則成  
德至矣能詳于始則可略于終能勞於先則可逸於後

陛下命臣以志根名世自斯舉始是欲臣以古人自期也臣報陛下請服膺敬事畏神人一語至於阿曲求恩逢迎將順非臣所學也策奏上覽而善之賜第一甲第二授翰林院修撰益以名節自砥文學行誼一時推重滿三載內艱杜門屏跡力行喪禮服闋復除陞副都御史工部侍郎建文初與方孝孺特見信用改吏部左侍郎以賢否進退爲己任多所建白辛巳改都察院爲御史府拜御史大夫北兵起李景用兵屢敗召還子執景於朝數其罪請誅之不聽憤激叩首大呼曰壤陛下事者必此賊也臣備員執法不能除奸請先伏誅

因大哭求死 建文皇帝駭而罷朝北兵渡淮靖江府

長史蕭用道

用道初名遵以字行西昌人父尚仁學者稱正固先生被徵高皇與語重之授潭

府長史固辭改平涼訓導配羅氏生公少負奇氣博通經史文有根據父沒學者即就之卒業後多舉進士去建文初吉安知府朱仲智舉送京師罷靖江府長史召修會要北師渡淮與同是修上書論大計指斥用事者誤國書下廷議用事者怒且詬練子寧言乃止 文皇嗣位預修洪武實錄從王之國桂林數遷正言又陳八事作四門箴以進王問占今人多好名何也意寓諷諷對曰君子必不好名名與實譬諸影與形有形期有影有實斯名隨之矣河間東平皆有實德故其令名在世與日月同悠久惟殿下魁夫在已之實耳進講必反覆獻暢永樂十年乞歸許旨請宣府薦兒嶺選檢明年卒官年五十五性貞直侃侃未嘗稍屈已求合布袍疏食不改處士時許文數十卷子術府紀善周修上書論大計指斥用事者誤國書下廷臣議用事者怒詬二人

曰事已至此尚不能容言者乎願所論吾逐有則改

之無則加勉詬者愧而止 文皇卽位指揮劉餘縛至

語不遜斷其舌曰吾欲效周公輔成王干噴血直前曰

成王安在一曰手探舌血大書地上曰成王安在此時尚許從容放手而見耶遂族其家

姻戚遠歿者百五十一人戍邊者亦數百人越數年吉

水錢禮習其姻也每爲鄉人所持恒懷不安以告楊榮乘

間以聞一本有胡廣文皇欣然曰使練子尚在朕固當用

之況禮習乎干與方孝同朝孺稱其多學而文弘治辛亥

郡丞王佐刻其遺文曰金川玉屑集蓋邑人胡憲使所收者憲使名器亦

洪武中由國學授普安軍民府通判練子寧其賢隆泉州府知府時郡積弊政器一切革之而興

利於民矣老翁望謂見必使誨子弟遷善遠罪郡中翁  
然從化郡諸生又廢學為申教養之令躬督之召修承  
業大與泉後更數守其民思器不已陞貴州按察使治  
前寬而法不可原者亦不貸民夷咸敬愛之三載入覲  
年七十一致仕宣德二年卒器為人和厚簡重言必備  
禮而持行有恒牧子寧遠請時禁嚴不敢出人莫能知  
也 正德壬申提學副使李<sub>夢</sub>刻其集并建金川書院祠

其父子名其堂曰浩然嘉靖壬午提學僉事邵鏡祠伯

高于鄉賢公歿時有侍腰抱匝歲于匿民間得免<sub>一日</sub>

<sub>氏有身生于戊所名曰善慶洪熙初放還知縣</sub>展轉人

<sub>貴尚質業得一人匿宅氏家復其姓俾主祀事</sub>閩備保六世孫<sub>綺</sub>為新寧陳<sub>舉</sub>掌書記萬曆戊戌陳計

偕入浙有江右生同舟先一夕夢公持刺來謂心異之

比入舟見書記侍側雅哲不羣指問何姓荅曰姓練生



心動叩曰得非吾里練中丞後乎綺不應而涕泪滿面

生疑駭固叩之得其詳爲言自先世來有血裙可據大

書一練字蓋被擒前夕書以付侍妾者閔不示人綺緘

于衣領中至是發之有光燁然上冲者久之亟以百金

贖之陳不受遣綺不肯行曰以歿殉國人臣之恒且九

族赤矣歸將何爲生益賢之歸家具白常事者以幣來

聘授以衣巾俾奉公祠爲置廡田百畝一時聞者歎息

泣下以爲天道有知多作詩記其事公本淦東山之三

洲人嘉靖元年以流賊亂割分峽江縣東山實隸峽陰

與峽爭立祠詔晉太守錢琦議兩祀乃定峽江有玉笥九仙臺道遠

南經廢穴則練氏先隴在焉其居人往往以練氏溪田  
爲苦南上三里許瀕江有地曰三洲卽其故鄉虎煙水  
草中門室塔垣遺跡隱隱階石數聚則數歸之人姓名  
猶可歷指蓋其先本滄東東山人至伯商遷三洲是生  
公三洲南上一舍爲玉峽峽今爲縣公貨峽人也比及  
第復居滄城洪熙改元赦其家盡復故業於是東山三  
洲仍結練而以城居界陳塔練故與黎貴劉三氏者聞  
黃降練且世姻交稱獨練始錢守琦因峽之請刷公鳳  
凰山巖塗之人士諱曰公塗人也何與於峽至爲奇詭  
習之功不爲變然亦未及三洲之本末也舊題其前之  
祠曰自清故事憚登陟幸請主祀之行署道過判雜得  
寓堅行縣病其非禮始議改遷而知縣王陳策親往相  
繼成之漢移祠山腹制尚秋監何乃闢山麓將併倉址  
與故祠地捐俸廣之下爲宋仁壽院峻極迂徑直聯之  
祠仍亭其巖曰高山仰止琦爲立碑系以詩曰中原龍  
興起萬國赫雷風天意別有主人心獨在公青山無斷  
骨白日顯孤忠到此  
吾臣節義言靖難功  
識遠覽凌厲千祀昔在序膠友金文靖自公節烈天騰

厥性彤廷大對肝膽精神直哉吾道遑恤批鱗戟華不  
天文舉四起薦承內臺矯矯風紀豺虺在廷憤不忍瘖  
欲飲其血以快我心故宮煙沈臣心不涅首陽無薇甘  
歎爲烈倒戈垂志惟帝念忠九原可作爾爵爾庸文山  
疊山西江間氣公神與遊含笑無媿

李空同浩然堂記

浩然而塞乎天地之間者氣也人孰無之然存之者寡  
焉其見也則係乎時時有幸有不幸也士有是氣常苦  
抑而不伸焉鼓之而使之伸則又係乎上之人焉雖然  
其幾微矣幾微則風神風神則泯泯溶溶被物而物不

自知江西以忠義推士尚矣推者以文山疊山爲最文山之後則有練子寧黃子澄焉夫二人者其禍烈矣乃其後則又有劉公球鍾公同相繼而起此亦謂之風非耶 文皇帝嘗曰使練子寧等在朕國當用之嗚呼

帝之德至矣豈欲鼓天下之氣而慮其有弗伸耶不然何聞其風者之興之勃也夫忠孝常變一也有不一者係乎時者也苟時矣卽不幸猶幸也故曰其見也係乎時反是則人矣非氣之罪也知風之自與時偕行煥乎事業炳乎文章沛乎與天地流行嗚呼非斯人其孰當之哉此所謂浩然之氣也余至金川顧瞻練公故里旣

今立祠祀之刊其遺文以布之又名其祠之後堂曰浩然堂

朱史氏曰吾讀浩然堂記深感死事者其忠同其時勢之遲速不得不異也文山一逃于京口再逃于空坑囚燕三年從容就死疊山居家已久微入燕不食死其室家皆無恙黃練諸公一日并命又盡其族此豈文謝之遲留黃練之勇決而 文皇至仁大聖反不如元祖之寬厚哉元以全力舉宋得其降臣甚衆狎之亦太甚所不能降者獨此兩人耳必欲降之故用緩法文山亦時時志在興復必死爲期必報主爲快一日可三年可十

年亦可乃若 文皇則異于是以孤軍渡江縱其將士  
甚聚疑之亦太甚所不可縱者獨此數人耳且 舊主  
已出諸人走廣德走吳畢走海上謂何宜其用急法若  
不能一日待一人留也辟之木然在廣谷大川滔滔汨  
汨信流直下而崩崖斷壑汧汧震盪目眩心悸躍山過  
顛萬折必東善哉平時爲之斯其稱浩然乎而諫死者  
又當別論已

御史大夫景公

公名清本耿姓陝西真寧人儻尚大節領鄉薦遊國

學時同舍生有秘書清求而不與固請約明旦卽還書

生且往索曰吾不知何書亦未假書於汝生忿訟於祭

酒清卽持所假書往見曰此清燈牕所業書卽誦徹卷

祭酒問生生不能誦一詞祭酒叱生退清出卽以書還

生曰吾以子珍秘大甚特此相戲耳初清赴舉時過淳

化主家有女爲妖所憑清宿其家是夜妖不至去却復

來女詰之曰避景秀才旦日女以告其父父追及清語

之故清書景清在此四字令父歸粘於戶妖遂絕不至

洪武二十七年試禮部第三錄四書經義及對及第第  
二授編修三載改御史三十年春召見嘉其才命署左  
僉都御史與實俸是夏臺臣鄧文劉觀及清奏事罷以

疏字訛懷印人刑科更疏爲給事中劾下詔獄尋宥之

出川陝巡察私茶改金華知府建文初陞北平叅議往

察燕邸動靜 太宗譙之清言論明快大被稱賞尋召

還爲左都御史改御史大夫金川門已開宮中火起諸

臣效節者甚衆清素與兵謀且方齊黃相善約慷慨殉

國獨遲回規 建文所在審知其出亾也猶思興復乃

詣 上自歸 上喜曰吾故人也卽仍其官委監侍班



若不介意人頗疑之一日早朝先是星者奏文曲犯帝

座甚急

文皇因疑

清

及朝

清

獨着緋遂收之得所帶

劍品責躍起奮立嫚罵曰欲爲故主報仇耳上大

怒數之曰且不說天子卽親王敢爾命抉其齒且抉且罵項之含血若有所啟衝而前直噴御衣上命剝其

皮草檀之械長安門鐵蒂刷肉至盡碎磔其骨是夜

上夢

清

使劍速殿追逼明晨駕過其屍索忽斷行二三

步爲犯駕狀乃命藏於庫中猶時入殿庭爲厲命籍其鄉轉相禁染謂之瓜蔓抄村里爲墟

尚書侯公

公名泰字順懷南和人官刑部尚書北兵起上抗禦之策督餉山東屢進言於李景隆不能用濟寧不守輜船陷沒還京建文四年又出淮安督軍餉得便宜行事

文皇卽位泰至高郵與隸上高茅卯仔同執下錦衣衛獄七月十日歿弟敬祖子玘皆歿籍其家幼子京兒永樂九年尚繫錦衣獄中時有徐尚書者坐匿建文又縱之去誅歿一女止十三歲俾屬樂籍樂官陳儀者陰眷其女不令汗玷洪熙初遇赦儀擇嫁良家尚童夫儀爲娼籍而能執義如此

侍郎盧公

公名迥浙江仙居人建文三年爲戶部侍郎迥疎爽不  
屑曲謹然大節皎然少喜飲酒飲酣輒長歌人或謂迥  
狂旣仕顧折節恭慎北兵至不屈縛就刑長謳而死聞  
者悲之台郡祀于八忠祠或曰盧珙

侍郎郭公

公名任丹徒人或曰定遠人廉慎有吏才建文間爲戶  
部侍郎朝廷用齊黃之策討諸藩之不靖者然後及燕  
任奏曰天下事先其本而後末則易成除惡不去其本  
臣誠以爲迂也今日儲財粟以備軍需果何爲者然而

北討周南討湘舍其本而末是闕此豈上策且兵貴神速苟曠日持久銳氣既竭姑息隨之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將坐自困耳 文皇聞而惡之及兵出給餉不乏北兵入金川門任不屈死之子經亦坐死少子金山保戍廣西三女給配嘉靖中鎮江知府劉儲秀祀之鄉賢祠

都御史周公

公名璘山東諸城人建文初以神策衛經歷言事擢左僉都御史兵起時戮力戰守後不屈死之妻王氏子蠻兒永樂中猶繫獄

副都侍郎茅公

公名大芳名誦以字行揚州府泰興縣人博學能詩文負奇氣謁孟廟有千古難忘義利關之句嘉興陳堯道父友也嘗遇之贈以詩云計爾生年今二十每懷聰慧奮無如陸機此日能爲賦賈誼何時復獻書洪武中儒士應辟典教淮南考績入朝擢秦府右長史勉勞甚厚引董子輔相爲比大芳感激在王左右諫諍彌綸甚得大體未踰年秦國稱治因大書揭其堂曰希董之堂以彰聖訓方孝孺稱其志意偉然才氣傑然敦大和雅不亢不諂深有得於正誼明道之旨建文元年擢副都御

史史部左侍郎北兵起憤國命日蹙嘗以詩寄淮南守  
將梅殷曰幽燕消息近如何開道將軍志不磨縱使火  
龍燔地軸莫教鐵騎過天河關中事業蕭丞相塞上功  
助馬伏波老我不才無補報西風一度一悲歌蓋北兵  
起爲錢鉉等所拒尚未渡淮時也 文皇臨御得所作  
詩八月十七日坐奸黨不屈與其子願童道壽皆死永  
樂四年十二月幼子文生亦坐誅孫二添孫歸孫死獄  
中正德未祀于縣遺文五卷郡人侍郎儲權輯之名曰  
希董遺集

太常少卿廖公

公名昇襄陽人不知其所以進學行最知名與方

孝王

紳董友善洪武中爲左府斷事 上知其賢二十九年

六月擢太常少卿建文元年正月勅修 高皇實錄禮

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董倫右侍郎兼翰林學士王景

爲總裁官昇及翰林侍講學士高亮副總裁翰林修撰

李貫國子博士王紳漢中府學教授胡子齊府審理副

揚紳崇仁學訓導羅煥馬龍他郎甸長官司吏目程本

等纂修官昇博雅有史才朗達負氣書南北用兵事語

多據實聞忠誠伯等自龍潭還請割地不許慟哭與家

人訣自縊歿狗彘諸臣

昇

歿最先都御史陳

璞

秦

昇

黃

觀

王

叔

周

是

王

良

顏

伯

皆

不

順

天

命

效

成

建

文

計

其

存

心與叛逆等並宜追戮

上詔勿問



同難女流乞丐歸鄱陽依姻家老嫠王安人居誓不有  
家鄉人憐之餽遺不絕郡奴所受免死而已年五十六  
而終尚處子也鄉人謚曰忠胤貞姑萬曆二十年饒守  
楊際會鄱陽尹儲昌祚附祀於父祠

大理寺丞鄒公

公名璋吉安永豐人嘗遊蜀之重慶及巴渝間洪武二

十七年遇金華王

紳稱堃

志篤才敏議論磊落可喜忠

義人也既而至成都士皆願與之交洪武末薦至京建

文二年爲大理右寺丞北兵旣入與其甥魏見等俱歿

之或曰四川江津人洪武中以經明行修薦起巴縣學

訓導遷御史

一日湖廣僉事

歷陞都御史歿建文時

御史魏公

魏公名冕亦永豐人建文時爲御史勁直有才名北兵

至都督徐增壽私謀開門

見

率同僚十八人卽斃前殿

之幾於會輟朝見及理大呼請速加誅臣等義不與此  
賊同生聲聞禁中明日宮中火起或謂見宜急迎附厲  
聲口使吾改臣節必不為時所用奈何徒自壞也即自  
盡法官請追罪夷其族

### 長史鄒公

鄒公名朴字爾禺永豐人仕至秦府長史建文初以儒  
官仕周府直言謹諫沮其邪謀王不聽殺刑禁錮甚密  
王逆謀覺大臣以朴諫疏聞上嘉其忠義召至京具  
言始末陞御史尋陞秦府長史歸省聞鄒公理成憤激  
不食卒時人謂朴為永豐連璧云

朱史氏曰初讀鄒朴之傳疑之曰聞瑾死憤激不食卒  
其同志耶同宗耶又曰永豐連壁其兄弟耶吾學編不  
以官分彙從其類似有深意特未能顯然合之爲一惟  
吳太常副書稱朴爲瑾之子太常守吉安甚久有異政  
留心節義確據無疑而吉安同時著節者修撰王良寺  
丞彭與明御史曾鳳韶知縣顏環敦諭王省縣丞劉亨  
太常合祀又爲之贊余旣服其古雅因歎耳目難磨不  
履其地亦不能攷其真也旣有徵實喜不自勝幾無掠  
美爲標出見志云

太常贊曰吉之先何多忠義也王良先事殺身瑾見

危授命與明遠引逝名鳳部刺血書憤王省觸柱明倫  
 伯璋孤城抗節劉亨不仕終老或死或不死忠等耳李  
蕭顏有為從夫朴有為從父臣死忠婦死烈子  
之妻死孝至今猶觀英風余守吉州為祠祀諸賢而採其遺

載之三祀志

長史劉公

公名璟字仲璟文成公次子也生時月食復光父歎曰夫墜乃緒而卒或幹之者也弱冠師事石樓子沈涵經傳喜談兵究極韜略握奇諸書偉貌豐髯議論英發父歿不仕既賊葉丁香叛延安侯唐勝宗討之決策于璟破賊還薦璟才略高皇喜曰璟真伯溫兒矣召見與

其任薦同賜金綺省墓還謂曰朕欲汝日夕左右考宋紀惟閣門使立百官上以宣達爲職處爾無逾此官者

遂授之賜第馬衣帶以剛直聞

一云金書除姦捕佞四字於儀備賜之且今日

百官取有不法則持此簡糾正時袁都御史奏奉事作旨璟當嚴以簡擊其項

上曰正當如此王余淵辯爲

伯家寶燕此錄簡每每出以示客何謂無余洲不過懸  
斷余謂太祖時有不測來動刀鋸播弄不可知斷門  
使止于宣達卽今之通政司官豈有令符錄簡擊奏事  
大臣之理簡上金書譯語可嘆況珠之得用在洪武二  
十三年此時規模大定決無此事家中之簡或其子孫  
聞此說奇而實之亦如劉文會谷王初封上謂侍臣  
成像徒童子持金瓜之說也

曰谷王年少誰可羽翼者諸大臣故忌璟對曰關門使

劉璟忠勇果敢可任乃授谷府長史并提調肅遠慶寧

燕趙六府事吾學編及諸書皆有此語王余洲曰谷府

長史一小府佐豈有提調六府之理肅府

在甘肅遠府在遼東慶府在寧夏寧府在大寧燕府在

北平安能遠制洪武間趙王初甫封川地無趙府趙

府文皇第三子也吾不意莊簡之博洽而亦舛誤至

此也考之關門使初設卽以璟爲之事在洪武二十三

年十月中明年四月谷王受封至九月罷關門使改尤

良徐曰前等爲禮部主事並不及璟則先已爲谷王長

史明矣同封者慶王懋寧王權岷王儼韓王松濟王穆  
安王楷唐王恽郭王棟伊王格凡十府並未之國官屬  
不必盡備別提調各府事或有之第與遺燕趙不相干  
而谷王之國實在二十八年三月若只據分封地面曰  
安能造制則國未  
考其時與事也 谷邸在宣府從王之國 上諭曰凡

事執正兵機尤不可忽璟設險足兵諸胡屏息嘗至燕  
文皇與璟奕璟輒勝 文皇曰卿獨不少讓我耶璟正  
色曰可讓處則讓不可讓璟不敢讓也此兵起璟從谷  
王馳還京獻十六策不聽令奉李景隆軍言不見用景  
隆戰敗璟夜半渡蘆溝河水陷馬斃璟力破冰跳躋岸  
日雪走良鄉趾爲之裂跛行三十里璟子貊自大同赴  
難越良鄉至涿州失璟所在道遇指揮陳玉素待璟指



點先後駛騎反涿遇璟翼上馬南奔知軍事多悞必不  
可支稱疾求歸見許建文三年與疾赴闕進聞見錄于  
萬言又不聽令還家待用 文皇卽位凡仕建文者悉  
令起朝不且重罰甚則坐以姦黨璟稱疾不起法官論  
璟逃叛逮至京入見侃侃不屈但稱殿下且云殿下百  
世後逃不得一箇字 蓋謂  
其也 詔下獄辨髮自經歿時鄭  
朱子方罪歿法官希旨緣請 上曰璟家難例鄭朱子  
悉以文成功也遂得歸葬嘉靖乙酉提學萬潮視學邑  
生陳中州白其事立像配享父祠